

痛史

第六種

思文大紀

思文大紀卷一

弘光元年六月。靖口伯鄭鴻逵禮部尙書黃道周等。擬奉唐藩監國於閩省。十七日。至衢州。六師聚會。王乃秉鉞徇師而誓曰。嗟爾有衆。咸聽予言。昔有胡元。腥穢宇宙。汨爾黎民。以爲被髮左衽。黎民哀痛。無有甘食。天乃命我太祖高皇帝。驅而出之。還於朔漠。天下欣戴。如出昏窖。而睹日月。於今二百七十八年。帝十七葉。未有失德。而寇賊乘釁。覆我二京。將復汨我黎民。以爲被髮左衽。幽明人鬼。咸用痛心。予自早歲。懲愆是患。不憚危苦。以撻茲咎。而天未厭亂。不達鄙懷。今兩京遞覆。蠢爾又至。臨安監國不競。士民瞻烏。予念崇禎在御。十有七年。勵精圖治。惟是舉錯拂於民心。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懲勸無章。以至今日。今諸夫子君子。閔念黎元。欲爲立主。不以予不肖。俾統六師。監此函夏。亦惟是賞罰勸懲。實用有章。功不可以



倖取。罪不可以倖卸。袞鉞之用。兆始于今。爾夫子君子各率多士。廣乃德心。其尙桓桓。如熊如羆。恭行天討。以光復帝室。驅逐清兵。以纘我太祖之業。其有摧堅陷陣。拘執醜衆。獻力自著者。皆不惜茅土。弃世帶礪。盟之河山。其有私作寇攘。踰垣牆。誘臣妾。逸馬牛。風俱有常刑。其夫子君子或不念上帝及我太祖。虞貳爾心。私卽悖淫。自營威福。暗千名器者。天地鬼神亦共殛之。自今以始。同力一心。以匡帝室。勗哉多士。咸聽予言。

又百官恭請監國。諭曰。孤聞漢家再墜。大統猶繫人心。唐室三喪。長安不改舊物。豈獨其風俗醱固。不忘累世之澤哉。亦其忠義感憤。豪傑相激勸。使之然也。孤少遭多難。勉事詩書。長痛妖氛。遂親戎旅。亦以我太祖驅除胡元。功在百世。方十七葉。而虜彘驚然。睥睨神器。爲子孫者。誠不忍守文自命。坐視其陵遲。二十年以來。賊寇洊驚。孤未嘗兼味而食。重席而處。比方二載。兩京繼陷。天下藩服。委身奔竄。孤中夜臥起。涕泗縱橫。誠得少康一旅之師。周平晉鄭之助。躬率天下。以受彤弓。

豈憂板蕩哉。今幸南安靖口二大將軍。志切匡復。共賦舞衣。一二文臣。以春陵瑯琊之義。過相推戴。登壇讀誓。感動路人。嗚呼。昔光武立德。皆起於布衣。所遭絕續。與大敵爲仇。而能正名舉義。躬承大統。况今神器乍傾。天命未改。孤以藩服。感憤間關。逢諸豪傑。應卽投袂。知明明赫赫之際。神人叶謨。上天所眷顧。我太祖祐其子孫。猶未有艾也。書曰。與治同道者罔不興。傳曰。得道者多助。自今孤總六師。一切民間利病。許賢達條陳。孤將悉與維新。總其道揆。副海內喁喁之意焉。

六月二十日。唐藩過仙霞嶺。祭告漁梁鎮神。

其文曰。維我太祖高皇帝。實起南服。廓清宇內。爾山川靈爽。亦率厥職。無有沴厲。以迄於今。邇以賊寇陸梁。覆我二京。中原腥穢。未能自拔。太祖震怒在天。將率海道百神。以開雲雷之屯。實誘予心。踰茲嶺嶠。嗟乎。以爾神靈雄偉聰睿。甲於天下。生爲俊傑。子雨友風。伯虎仲熊。以驅逐胡馬。靖彼犬羊。猶掇之也。予昭大義。監國於斯。將藉神靈。以匡天下。敢用玄牡。昭告所在山川。亦念曾孫閒關號召。不遑啓

處。惟上帝眷顧。及我皇祖。是庇是輔。是報是享。勿以一隅自狃。而貳爾心。有道曾孫某某謹告。

二十三日。唐藩至浦城縣。

祖制。親藩不得擅自起兵。唐藩以父爲叔鳩。襲封後。卽舉兵報仇勤王。啓行。以寇梗還國。崇禎九年。奉遷降之命。以越關擅斃。送高牆。甲申三月十九日。北京闖賊之變。烈廟身殉。五月十五日。福藩卽位金陵。詔改來年爲弘光元年。隨允廣昌伯劉良佐奏。赦原爵唐王。奉降庶人御諱聿。於鳳陽高牆。十二月。賜復親王冠帶。送東粵閒住。貧無路費。自鳳陽至南都。遷延時日。又回鎮江。由丹陽至蘇州。風聞清兵陷南京。天子蒙塵。乃避難至湖州。又至嘉興。大總兵陳洪範。陳梧。汪碩德。吏部尙書徐石麒。淮撫錢繼登。太監高起潛等。面請唐藩監國。堅辭謙讓。乃睿撰揭帖。倡奉潞藩。又得慈禧太后之命。潞藩遂於六月初八日。監國於杭州。初十日。唐藩至杭。請朝。具本勸進。面陳方略。不允。靖口伯鄭鴻逵。面請回閩取兵。亦不允。是

晚。清牌至杭州。潞王從闞弁之議。甘心降清。唐藩聞而憤泣不勝。適遇靖口伯會同禮部尙書黃道周等。奏啟懇請監國。十五日。清騎至杭。浙東人心震動。唐藩不得已。始勉從之。六月二十三日。進關。抵浦城縣。

按黃道周第一疏。有云天造不甯。道先立主。昌期協應。臣亦擇君。兩載而陷二京。河山雪涕。敷天而汚左袵。人鬼恫心。非有不世出之英。莫勝大有爲之任。恭遇唐王殿下偉略著於維城。立風聞於主鬯。太祖廓清六合。有天下者還屬太祖之孫。漢家再造神州。起南陽者卽復漢家之業。昔當寇迫都城。殿下已請師投袂。况今禍連江左。蒼生又仰屋瞻烏。荏苒則人化沙蟲。棲遲則家成荆棘。瑯琊先討石勒。後渡五馬之江。宛葉初會平林。遂發昆陽之績。以今揆古。易世同符。語德則德於瑯琊。語親則親於宛葉。所謂合晉元光武以成殿下之身。藉猛士謀臣以纘高皇之緒者也。矧殿下社稷爲心。祖宗是念。高皇之子二十人。惟王逾於重耳。唐室之君十七葉。立國何必沙陀。伏乞俯循衆望。監統六師。使黎庶有歸。皇圖克鞏云云。

六月十一日疏上。答云。覽啓悲慟。義不忍聞。孤藩開自高廟。十代世篤忠貞。孤罹家庭偶異。曾叨先帝殊恩。因奮血性。期圖報不負君親。敦請勤王。討父仇爲法。受過。上年弘光皇上憫鑒。復賜王冠。孤受二帝深恩。誓竭迎鑾雪恥。但愧微渺。徒耿赤誠。春秋之義意。天子蒙塵。諸侯釋位。孤惟遵此成規。賢序實無一稱。監國之請。面諭周詳。感諸先生忠愛孤身。斷不敢當。共體守節真懷。不必再有陳請。

第二疏云。日月重光。四海切黃衣之望。乾坤再闢。萬方仰白水之祥。五百年必有王興。適逢今日。十八傳宜歸哲后。當屬仁賢。宗社憑依。臣民引領。恭惟殿下欽明天縱。玄德日升。險阻備嘗。晉公子之播遷。良有以也。閭閻親歷。史皇孫之艱難。豈徒然哉。茲者金甌震缺。翠輦蒙塵。南轅之返無期。左袵之氛正熾。國不可一日無主。主不可一日非人。惟德惟賢。乃肩乃荷。克承臣仕。親在君王。拒羣工之敦請。令諭雖極。冲虛救萬姓之倒懸。監國終難他奉。伏乞仰思祖宗垂創之統。下念蒼黔推戴之誠。早膺負扆之朝。以肅王綱之度。使吏士有所維屬。人心不至渙離。張我

六師掃清彘寇。躬行九伐。克復神京。天下幸甚。臣民幸甚。六月十二日。疏上。答云。皇上多日出狩。臣庶迫切無君。封疆日促。狂彘日逼。監國攝政。固不可遲。但孤靜淡自天。口虛非當。前諭甚明。豈飾觀聽。昨感所啟。業已具揭。但奉潞藩監國矣。彼則以賢以序。眞其人也。孤願與諸先生共行推戴。以折彘謀。他敢斷不敢再聞。第三疏云。國步多艱。王室已深於板蕩。天心厭亂。人情咸屬於仁賢。兵燹之毒。方殷。共球之思。逾迫。恭惟唐王殿下聰明。亶作慈孝。夙成枕戈。以請勤王。久樹桓文之業。瀝血而謝君父。獨通姚媯之權。恭儉溫文。廓爾寬仁之度。聖神文武。翕然海宇之歸。近聞清逼武林。人無固志。賊臣有屈膝之議。舉國同蒙面之羞。思高皇創業之艱。退一尺卽失一尺。爲中興恢復之計。早一時卽易一時。幸切宗社之圖。勿固士大夫之節。神器不可以久曠。令旨不可以時稽。亟總瑤樞。以臨魁柄。將義師有主。昆陽成長者之功。醜虜望風。靈武覩聖人之烈。云云。六月十五日。疏上。時潞藩已具降書矣。令旨答云。覽啟。諸先生勲勲懇懇。謂皇鑾旣時不易返。潞藩復懼。

清改圖。以孤勤皇雪父。大義久昭。况分國本於高皇。視孝陵情尤關切。監國必難他諉。三請詞意益殷。令孤進退均難。孤將何以處此。且今人心口彘。內外沸鼎。交請敢再堅違。孤罪滋重。萬不得已。將所上監國之寶。權置行舟。卽諭地方官速遣專官謹守。然於出令用人。在途猶難草草。俟至閩省。面與藩鎮文武諸賢。共行遵守。云云。

二十四日。令旨諭浦城縣。將孤發下旌直銀五兩。賜欽命禁旅勇衛水師總兵陳有功。復諭之曰。孤覽爾啓。爲之慨憤。自允監國之後。若一日孝陵未見。一日西北赤子未援。一統舊疆未復。卽是孤負祖負民。如劍在心。如湯沃背。斷不與寇盜並立於天壤。該將啟內。勸孤節儉愛民。足徵忠讜。孤鑒千古。凡眞忠臣。必明指君之過。舉改正君身。天下自定。凡不言孤過者。卽僞忠也。孤纔至閩。見此啟本。卽是中興名疏。着發此啓。於靖口伯大張榜示。見孤汲汲求賢願拜昌言至意。

浦城縣知縣鄭爲虹進大明會典一部。縣志一部。典史陳國元進方孝孺文集一部。

二十五日。令浦城縣命工刻石置公署門外。上書敬奉監國令諭。本縣印佐迎送上司。止於郭外。敢有再行違諭迎送者。察出一體從重治罪。法在必行。決不輕貸。蓋從典史陳國元之請也。從諫如流之意。於此可見矣。書坊送綱鑑一部。續稗海一部。浙江通志一部。給價銀四兩三錢。還之。

二十六日。朝見人民於建安。監國。

大令諭曰。昔我太祖高皇帝。掃蕩胡氛。統一區宇。成祖文皇帝。燕都定鼎。威震華彝。仁涵義育。累洽重熙。何期數當陽九。天降鞠凶。昔年薊北。獨深蒙難之悲。此日金陵。復有北轅之恨。孤慚涼德。雪恥未遑。念切同仇。請纓有志。今爾臣民。連箋勸進。至再至三。謂清迫杭城。人無固志。賊臣有屈膝之議。舉國同蒙面之差。孤覽斯言。撫膺隕涕。痛統緒之幾墜。悵天下之無君。不獲已俯順輿情。允從監國。謹於弘光元年六月二十八日。朝見臣民於建安。收拾餘燼。恢復南都。張皇六師。迎還玉輅。萃皇靈於渙散之後。出百姓於湯火之餘。云云。

令諭靖口伯鄭鴻逵。出榜安民於八郡一州。曰寡人布素一年。毫無煩擾。除下程小飯。該縣官備辦外。一切支應。併一切氈綵無益等事。俱各免行。當百姓剝骨見骸之時。寡人誓約己以安天下。違旨者治以不忠擾口之罪。隨侍官校。不過十人。務要公買公賣。敢擅取民間根薪粒米。即時察啓請究。定然網打八十。割耳游示。決不輕饒。寡人上下費用。件件自備。生平直性實心。字字真誠。爾官一體遵依。毋負寡人拳拳至意。

太子太保禮部尙書翰林院學士黃道周。進誓師文監國諭祭告文登極詔共四通。二并繳賜勞銀三兩。手詔答云。所進撰文。俱能寫孤意中事。且典核有體。孤心嘉悅。留至日備用。孤今晝夜焦勞。新創諸事。萬盼先生速至。便議戡定戰守。并監國禮儀。不可刻緩。至在途之費。上下所共需也。同艱分濟。人主之本心。典非溢格。不准再辭。着卽祇受。稱孤恤軫至意。

今諭靖口伯鄭鴻逵。給守關兵餉二月。

諭文曰。昨據先生啓請關防。與中標黃將官領兵二千名。令把守仙霞嶺等關。業即俞允。兼令發犒矣。孤發旨後。思念兵將跋涉之苦。孤因親覩。今使兵將把關。必要先足其月餉。然後可責其成功。茲諭先生。各兵將一概應支糧餉。除前欠糧未支。併先生賠捐己資代給者。併通算爲欠數。俟孤到省陸續照補外。今將現今把關兵將二千名。即將浦城縣現存正項銀兩。每先給與現今六月一月。并再預支閏六月一月。示孤軫念兵將真誠至意。其額兵二千。傳諭該將。一不許兵冒領。二不許縱兵淫酗賭博等弊。抖擻精神。一意防守外。仰先生即將標下大小將領年貌籍貫履歷。速造簡明文冊一本。并歷來各將照級支餉數目。各兵行坐每名支餉數目。并今自某月欠起。自今弘光元年正月起。至六月止。各餉支過幾月。通共領銀數若干。現欠幾月。每月欠銀若干。通共支餉若干。先生賠給若干。曾那應補公家別項若干。某餉斷宜急補。某宜稍緩補給。俱一一速造簡明文冊一本。共冊二本。一。二日即造進來。其發過犒銀。并支過該縣兩月餉銀。散完之後。再行造冊。

一面具啓。一面移部。以憑開銷。孤以困頓之餘。宮生內長。從不諳習軍旅。併軍國大事。惟先生極力輔孤不逮。以全奉孤南來忠精大節之意云。福甯州小民罷市激變。時聞閩廣軍門劉若金。欲駐札福甯。以抽洋稅。通州士民鋪戶。粘貼不容進城。恐生騷擾。

二十九日。欽命鎮守福建總兵官南安伯鄭芝龍。進冰紗十疋。漳紗五疋。葛布五疋。永春布五疋。軟紗五疋。啓曰。芝龍盥手跪誦唐王殿下賜諭。如絲如綸。感高厚之恩。惟是天步艱難。並望蕩平之日。幸殿下神聖。尤爲中興之主。芝龍前得胞弟鴻遠手信。慎重之過。恐武備未周。致有窺伺。故意從迂遠之行。茲奉令旨諭示。芝龍卽函會撫按司道。及縉紳孝廉貢監生員。無不歡欣鼓舞。共慶昇平。人心如此。天意可知。禍亂之作。皇天之所以開聖人也。其在斯乎。然衆議亦云。只先監國而後登極。此與芝龍之愚見暗合矣。又據差官鄒泰傳諭。欲居貢院。察貢院係山腋。稍雨卽有水。當以布政司爲行殿。若布政司一時未便搬移。芝龍總兵衙門。亦可駐

蹕。卽與撫按各官議妥。不敢有煩睿慮。其諭旨賜芝龍胞弟芝豹者。因芝龍在省督船。彼在安平練兵。相去六日路程。方差人齎去。未及取啟回報。統惟慈宥。芝龍一味拙直。心口如一。苟有率誤。更望天涵到底。方信芝龍之無他腸也。云云。手詔答云。自古英雄相遇。凡功業之鉅細。正在相信之淺深。啟內一切慎舉動。擇行在。識慮周詳。任事堅決。孤更感激。另啟所進衣着二十疋。孤卽受用。以昭與卿一體之忠愛云爾。

南安伯鄭芝龍上箋勸駕監國恢復中興。

上答云。漢唐中興。各有成資。今僅一隅。勢非昔比。况孤庸質。恐羞祖烈。惟是先生兄敬弟忠。勳猷咸著。前靖口伯奉孤南來。實惟先生是口是倚。自孤勉允監國之後。專望先生兄弟盡忠。在朝則孤之心腹也。在邊則孤之左右臂膊也。前託總督守巡之任。孤倡血誠掃彘。再復兩京。孤占先生等才。不愧太祖臣子。至於諸將。則均有安危之寄。一統告廟。功成封侯。孤必不負。

又諭南安伯鄭芝龍云。把守關隘一切急務。先生業預料理有緒。孤不勝喜慰。措餉之難。其來已久。孤今惟實至儉至勞。布素外朝。以先天下。餘俟監國之後。與先生等面議而行。至委先生兄弟守巡總督重任。出孤獨斷倚任之專。先生不可辭此官。卽孤不可辭監國。萬勿再辭。令孤徬徨無倚。切囑至諭。曲體孤心。孤業於閩省監國。閏六月初一日。已過建甯。一切監國事宜。俱要備於擇吉之前。實期明祀再續。臣民復覩漢官。一統所基。關係甚重。勉之慎之。

閏六月初二日。福建布按都三司左布政司周汝璣、參議傅雲龍、張文輝、副使僉事柴世璉、陸懷玉、李長倩、羅萬爵、張夬、劉柱國、張晉徵、王芋、都司陳績、郭軻、楊陞誠、具箋迎賀。有云。分珪錫寵。宗支首重於維城。嘉紐儲祥。嗣服莫先於監國。殷憂啟聖。式聆基命之歌。多難興那。載輯景山之頌。誼旣班於臣子。念敢厚於君親。凡底雲天。共增慶慰。恭惟殿下忠懷帝室。孝篤天經。國號從唐。治化順堯天之則。藩封移秀。派演流滑水之芳。錫玉輅以口榮。執桐圭而作寶。豈謂遭家不造。俾國多艱。

念主上之播遷。敷天疾首。痛臣民之流散。率土寒心。苟非白馬之盟。孰繫紫宸之重。爰揆神異。允叶禎符。是用師錫僉同。天人交與。金枝千葉。獨惟一本之向陽。玉水萬流。共仰朝宗之入海。閩封雖褊。負水憑山。閩衆雖孱。本忠依孝。一成一旅。少康王自有仍。三讓三推。孝文來於代邸。情克勵於膽嘗。薪臥勢務充於泉達。火然保四海而非難。王天下其再見。汝璣等涕淚餘生。遭逢盛舉。悲已深於集蓼。喜忽動於開熙。朝上國之麟圖。翳僅有光赤社。歌高皇之龍種。行將繼美朱陵。伏願持危以慮。雪恥無忘。世德作求。永懷安輯。一新君臣上下之往轍。嘗思光武中興。亟向東西南北之人心。必奏昆陽大捷。想片時胡運。不過腐鼠孤雛。計一統皇輿。佇慶遊麟巢鳳。云云。答云。孤允藩院公啟。定於本月初七日。駕臨布政司監國矣。切望文武協恭。各捐口口。共圖恢復。仰慰高廟。彝典酬功。孤必不靳。

閏六月初三日。御舟次水口驛。

驛乃古田縣地。爲入省之咽喉。先是驛遞具有坐駕大船。祇候延建水次。上却不

用。惟乘民間所用之船。僅載數人者。宮眷咸隨在焉。不張綵幔。不設鼓吹。岸旁觀者。皆舉手加額。以爲聖德之儉素如此。則一意休養。吾民其有瘳乎。

太子太師南安伯鄭芝龍。迎上於舟次。賜接見。傳諭各官。俱候登驛朝參。上登驛。召見在任在籍臣二十人。賜坐賜茶。

時駕臨該驛。各官恭迎道左。至驛階下。行四拜禮。唐藩謙抑。賜答兩拜。傳諭各官暫退。仍御標二十員名進。在東者南安伯臣鄭芝龍。靖口伯臣鄭鴻逵。巡撫都察院僉都御史臣張肯堂。閩廣督撫臣劉若金。巡按監察御史臣吳春枝。屯鹽道臣羅萬爵。福兵備道臣張夬。分巡道臣王芋。都司僉書臣陳纘。臣王承恩。在西者戶部侍郎臣何楷。大理寺卿臣鄭瑄。通政司左通政臣馬思理。光祿寺少卿臣林銘鼎。尙寶司少卿臣鄭昆貞。四川按察司按察使臣曹學佺。科臣陳燕翼。臣張利民。道臣郭貞一。黃錫袞。時鄭瑄馬思理曹學佺俱在籍。穿吉服。何楷等俱自南京來。穿素服待罪。皇上寬仁。憐其不得已之故。有旨勿問。且欲亟用之云。

面諭。省城行在。聞擇在布政司。但一時官吏搬移。并修理。未能猝辦。暫於總兵府駐

蹕。各宜仍舊。勿得營造。致滋勞費。隨諭跟役捧出御用剩銀一百五十兩。

係准揚
巡撫呈

送除在途犒賞買辦外。卽充修葺丹堊之施。勿取諸民間可也。

時有議派修理王宮。大縣銀四百兩。小縣銀三百兩者。曹學佺對南安伯鄭芝龍言。仁聲仁聞。王政之先。豈有睿駕未臨。而先派多金修理。是播侈風於下里也。不肖有司。藉此而括庫藏。科百姓。增美之謂何。而彰其過乎。芝龍以爲然。給示禁止之。

首以何楷爲戶部尙書。

同日奉令諭。守關進取。決不可無兵。有兵決不可無餉。餉出之民。有民而後有餉。安民以裕餉。必須戶部尙書得人。茲衆卿在廷。卽僉擇其可者。於是咸舉臣楷。楷力辭。曰。臣尙負罪。俟明法誅戮。奚敢肩此重任。叩頭懇避賢者。皇上以舉出諸公。俯答其拜。而堅欲用之。又曰。吏部都察院堂上官吏科都給事中河南道等官。俱

屬要緊。可卽推之。

上諭吏部曰。天步方艱。餉爲兵命。戶部重任。得人甚難。茲特面允在籍文武。公舉戶部左侍郎楷。廉而能計。鉅以識微。孤於崇禎乙亥。親閱邸報。亦服其侃侃掖垣。危難仗義之人。必於直言敢諫中求之。古人成說。孤奉爲範。攝署旣不可責成。今又時刻難待。不可拘定。俟於監國之後。何楷陞戶部尙書。卽日到任理事。不可刻緩。慎勿再辭。致耽急務。該部卽會同何尙書。確議擇推。先設福建清吏司郎中一員。以便呈堂行事。餘俟再議。併該部卽推攝文選司郎中一員。此吏戶兩司印。速鑄。戶部堂上官印。尤爲緊要。

命巡撫都御史張肯堂。速鑄大小衙門印文。俱以行在二字置上。

以浦城訓導王兆熊。爲翰林院待詔。專理睿覽書籍事務。

兆熊字念葛。福甯州人。歲貢。任浦城訓導。聖駕入關。卽爲扈從。後出使溫台。上稱其真忠如金石。真清如冰玉云。

是晚。上命於水口驛下關泰山廟。議推各要緊衙門職員。亦有未及聞而不與者。次早。至芋原驛始定。具疏以聞。

初四日午時。御舟次洪塘。登岸。擇吉入城。監國乃暫憩民家。庭無鋪設。市不易肆。人皆以爲天子來。更靜於縣官云。

戊時。奉令旨云。孤今監國閩省。遵照祖制。舉用閣部等官。虛心聽納。惟慎惟公。除不忠先帝皇上負國害民者。概不敢用外。藩院諸衙門。既會議確當。卽允所啟。分別攝事還職。何楷先資陞授。另有旨了。計開。內閣。舊何吾騶。蔣德璟。黃景昉。

新黃道周。朱繼祚。丁魁楚。戶部尙書何楷。掌禮部右侍郎劉若金。

兵部右侍郎張肯堂。李永茂。協理戎政右侍郎陳洪謚。盧若騰。刑部左

侍郎鄭瑄。曾櫻。工部右侍郎周汝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掌院事張肯堂。

徐世蔭。太常寺少卿掌河南道御史吳春枝。浙江道御史黃錫袞。雲南

道御史郭貞一。通政司通政使馬思理。陸懷玉。吏科都給事中陳燕翼。

兵科右給事中張利民。太常寺少卿曹學佺。光祿寺卿林銘鼎。欽天監博

士謝堅。黃漢白。吳太音。鴻臚寺序班楊廷瑞。

初五日。勅司禮監傳諭。天氣炎暑。公件緊極。各啟朝者。不忍違其葵誠。但必概從簡便。大小鄉紳并在任文武。俱作一起。先見。舉貢生員百姓。作一起。後見。俱止行一拜三叩頭禮。續到者免朝。

福州府知府熊經。奉啟。恭請冕旒袞龍各式。諭司禮監察發龍袍袞服尺寸。速造。冕冠著照依會典。

令諭司禮監。帝王御用袍膳爲先。內監乏員。輔官必備。隨駕承奉官鄧全。著陞尙衣監右少監。管理冠袍帶履等事。奉御羅奇。著陞尙膳監右少監。管理上用生熟膳羞等事務。兼理行宮雜事。併承旨傳外衙門知道。

令諭司禮監。今定行宮門外。承旨傳事官四員。張鳴鳳。張玄度。該監再將隨行忠實可用之官。再定二員。并接本官四員。盡與閒散官銜。吏部議啟。卽日受事。勿誤。

太常寺少卿臣曹學佺朝見。進啟一通。上目之曰。此海內宿儒也。孤在唐國。聞名久矣。茲幸在此得見。以慰數十年景慕之意。因賜坐。賜茶。

按學佺啟內三款。一爲福建解京錢糧。俱宜屬兵餉項下。祈勿他用。恐防不繼。一爲禮成之後。卽宜遣靖口伯鄭鴻逵。抵關相度防守。進取事宜。以聞。一禁戢逃兵。沿途搶掠害民。似宜急諭逃將。令其識認部下之兵。收拾入伍。示以赦辜。復用之意。暫紓民患。三者皆實著可行。故特隆眷顧云。

上傳禮部。初七日入城。監國先祭告天地太廟。唐國宗廟俱用太牢。陳設簋簋籩豆。如禮。仍擬恭代祭文三篇。攝禮部臣劉若金。照會太常寺少卿署寺事臣曹學佺。撰述陳設。俱遵旨行。

初六日。令諭布政司。速造諸神牌位。設立太廟。

令諭曰。自古忠臣孝子。未備居室。宗廟爲先。今孤仰瞻孝陵。不勝憤痛。旣議監國於茲。必先祭祖。方敢攝政。速於該省擇一公所。扁曰行在太廟。以備屆時行禮。

謹按周易云。享於帝。立廟。萃渙之義也。此舉關係不小。

初六日。駕入城。暫以南安伯府督即舊府爲行宮。百官慶賀如禮。百姓焚香恭迎。歡聲載道。

特授貢生薛瑞泰司經局正字職銜。

瑞泰。字幼安。侯官人。熟於掌故。大中丞鳴宇公仲子也。知上稽古右文。以家藏御

覽玉海。太平廣記。資治通鑑各書。計五百本有奇疏獻之。勅授此官。旋以年老不願仕進。

辭。溫旨答之。云。瑞泰以喬木世臣之家。敦禮義廉恥之節。在閩巍然如魯殿靈光。所進書籍。雅體孤心。如此京職。原敦口勸。不准辭。仍候登極後。卽行召對。全孤愛重老成之意。後特簡頒詔書。於福甯州回。值兵餉不足。又捐助五百金。復進翰林院五經博士。亦異數也。

睿製縉紳戎政儒林三便覽序。

戎政文曰。孤惟人君能以至公待天下。方可責人臣以無私。苞苴不入司馬門。天

子始得真將之用。真將得。六軍之命安矣。蓋文武一剛柔也。剛柔一動靜也。譬之身。文筋而武骨也。文背而武胸也。分則體用。合則一身。文蔑武。武蔑文。亦必不能獨立矣。孤故曰。文蔑武。爲自蔑。蓋國家之治。必文武和於上。始民兵和於下。不然。立敗之道也。文之蔑武。而弊曰賄曰凌。賄曰賢才也。凌曰節制也。皆大誤也。皆太祖所必誅也。抑文之節武。宜也。非過也。然必節以廉。制以禮。廉服其猛心。禮馭其悍氣也。自尋常之將言耳。若夫唐之郭李。宋之岳韓。我明之徐常。今奉孤之兩鄭。皆大將也。將大不待節制。相大不妨專擅。不妨不待。皆能自師其心。此天地間之間氣。必有爲而生也。餘則必待節制而爲用。令其心服。節制斯在。不然。激而決裂之。祖宗宗社危矣。目今劊弁滿天下。上失主權。下戕民生。奸臣之肉。其足食乎。孤真僞嚴而真是求。真大將。孤不難親拜而授鉞者。立見孝陵。復東南澤國。爲半功。再復西北一統。報我烈廟深讐。爲全功。半則以徐魏國報之。全則以郭汾陽酬之。王公豫待立功之全半。詔列甚明。惟我天下英雄。速圖自奮。戎政刻佈。文武吉甫。

卽副孤之切望。成孤中興之烈也。

縉紳文曰。孤惟帝王之御世也。必本祖法而出治。治不獨出於帝王。必與文武之賢者共之。始於得賢將相。終於得賢百職。四海兆民。方有攸賴。民安則華強彝服矣。然歷稽世道之汙隆。機握於帝王之字量。字量必包乎天下。始可以總統乎千官。千官當而民治。民大治而帝王安矣。帝王量狹。一統必割據。帝王量大。割據必一統。孤故曰。量。神物也。狹大之間。安危決矣。可不慎哉。量旣容。始能用。彼聲色貨利。固帝王奔走天下之大用。而不可自溺。所謂容也。量也。漢不能容。王終於霸。宋不能容。強終於弱。然必識在容中。如日月之行乎天上。不容則無天。日月何出乎。孤故曰。帝王量大。則識必高。識高。必用舍公明。又何有乎東林門戶。魏黨馬黨之紛紛哉。嗚呼。三黨成偏安矣。四黨成一隅矣。自今孝陵夷踐。孤心淚血千石。監國閩省。創設百司。約率衆而本己。官不備以惟人。焦勞昕夜。惟賢是求。臥薪而望孝陵。嘗膽以圖一統。眞量眞識。四方共鑒。蓋洪武廿四年分封唐國祖訓命名。詩曰。

嘉歷協銘圖。往時未詳。於今有悟。我天我祖。既預兆之。敢不孜孜。敬天法祖。與我文武。誓復舊疆。仰答我上帝之庥命乎。縉紳刻布。一哉王心。萬國臣民。願來協助。彝典酬功。信如皎日。語意神涵。天下亮之。命參將金錡。齎捧監國赦款詔書。宣諭金衢。

勅諭吏兵二部。起大學士蔣德璟於泉州。

勅曰。今中興伊始。朕志切親征。密勿必得匡贊之臣。始可或從行。或分任居守。變理之重務。原任輔臣蔣德璟。簡重於先帝。久飫其經綸。况學博古今。度具忠亮。著以原官起用佐理。著新授行人張廷榜。星速敦聘。卽來行在。與朕分勞云。德璟以足疾辭。復答云。卿宏才偉度。海內具瞻。朕昔奉藩。聞之國儀。方廣德尤悉。先帝簡任。既至。朕實眷倚舊臣。南京之召未起。是卿進退節全。朕雖莫當明主。堅志自信。清我廟陵。焦勞徬徨。盼卿如渴。昨虛傳卿奉召至。朕喜而不寐。隨諭侍臣。不必拘套。卽著速至便殿召對。既而寂杳。朕心惘然。朕望卿之切如此。乃復往還。動淹旬

月。辭奏一到。大恐朕心。足恙未痊。自有體裁之法。經濟名臣。堅不朕顧。朕誠薄德。還念高皇。定不准辭。十日之內。斷望卿到。慰朕至懷。

思文大紀卷二

中外文武臣僚。恭勸登極。乃於閏六月二十七日。卽皇帝位於南郊。

詔曰。朕以天步多艱。皇家末造。憂勞監國。又閱月於茲矣。天下勤王之師。旣以漸集。嚮義之心。亦以漸起。匡復之謀。亦漸有次第。朕方親從行間。鼓舞率勵。以觀厥成。而文武臣僚。咸稱萃渙之義。貴於立君。寵綏之方。本於天作。時哉弗可失。天定靡不勝。朕自顧缺然。未有丕績。以仰對上帝。克慰祖宗。而臨安委轡。尊攘無期。大小汎汎如河中之水。朕敢不黽勉。以副衆志。而慰羣望。朕稽載籍。漢光武聞子嬰之信。以六月卽位鄗南。卽以是爲建元元年。誕膺天命。昭烈聞山陽之信。以四月卽位漢中。卽以是年爲章武元年。立宗廟社稷。艱危之中。豈利大寶。亦惟是興義執言。繫我臣庶之故也。以今揆古。卽以是年爲元年。其承天翊運。定難功臣。悉以

次第進爵行賞。分茅胙土。稍俟恢復。以勒勳庸。其翊運宣猷守正文臣。亦以次進級。別需表章孝秀耆宿軍民人等。俱依前諭優給。行在所有山川鬼神。除淫祠外。皆遣正官精禋祭告。以示朕纘緒爲天下請命之意焉。

以是年爲隆武元年。頒詔於八府一州。有一十八款。時於行在午門外。宣讀詔書。臣民跪聽者數千人。先是五鼓。聖駕自督府移入布政司。燈燭輝煌。軍容壯麗。各官咸以次入。觀者如堵。平彘鄭芝龍戎裝騎馬。行於駕前。定清鄭鴻逵率禁軍殿其後。至司。卽入行宮。百官鵠立。始聞環佩之聲。寅時。上用袞冕立服。升殿受朝賀。初行五拜二叩頭禮。繼又行廿四拜焉。亦海濱一曠觀也。

改布政司爲行殿。匾鼓樓門爲行在大明門。

諡唐國高曾祖考四代。親上洪號。

以按察司爲平彘侯府。都司爲錦衣衛。鹽運司爲通政司。巡撫衙門爲吏部。海道衙門爲戶部。提學道衙門爲都察院。稅課司爲南察院。餘各官皆租民房受事。一時

創制。耳目更新。

改福州府爲天興府。以少卿銜攝知府事。

蓋以龍飛首郡。比順天應天承天之例。故改爲天興。從吏部主事余颺之請也。
七月初六日。誅清使馬得廠。

改天興府學爲國子監。

先是辛巳。颺風壞學宮。郡人馬思理。與諸生鄭澤等。謀重修。茲始落成。似有待聖
天子崇祀先師。爲中興國學。鄭澤等准貢入監。馬思理加陞一級。有差。

設五城東西南北中巡視御史。兵馬司如之。

旌表錢塘縣知縣顧咸建死節。

諭司經局正字薛瑞泰。搜訪遺書。不論新舊。批點藍硃。至十六朝實錄。尤爲要典。著
爾留。孤不負此忠款。

勅諭文武臣民曰。朕今痛念祖陵。痛惜百姓。狂爨汗我宗廟。害我子民。淫掠剝頭。如

在水火。朕今誅清使旌忠臣外。誓擇於八月十八日午時。朕親統御營中軍平彝侯鄭芝龍。御營左先鋒定清侯鄭鴻逵。統率六師。御駕親征。尙賴文武臣民。勇效智力。謀富才能。同報祖宗。以救百姓。有功者。朕必重報。再無食言。特諭。

同日發出安民告示一通。司禮監太監龐天壽傳諭。行在各用物件。惟以儉樸爲本。有司官不得違旨阿奉。以害民生。

勅諭行宮中不許備辦金銀玉各器皿。止用磁瓦銅錫等件。并不許用錦繡洒線絨花帳幔被褥。止用尋常布帛。件件俱從減省。成孤恬澹愛民至意。違者卽以不忠不敬治罪。

上長齋布素。日與大臣講求政治於便殿。復性喜書籍。搜閱不口。丙夜不休。

御書自敘云。朕始祖唐定王。高皇帝二十二子。母李賢妃出。洪武三十四年受封。永樂六年之國。傳子靖王。早逝。無嗣。弟繼爲憲王。王長子悼簡世子。早薨。次子。第三子舞陽王習。封爲莊王。王子成王。以穎昌王進封。世子襲王。無子。二弟浙陽王亦

絕。三弟文城恭靖王長子。入繼爲敬王。追封恭靖爲唐恭王。王繼統三十餘年。壽七十一歲。蒙世廟存問。子順王。順王子端王。端王子追封裕王。裕王萬曆二十二年封世子。長子卽朕也。家庭多難。端不悅裕。在內官宅。母毛娘。生朕於萬曆三十年四月初五日申時。先有雲神擁送之兆。後有遍身鱗錦之祥。祖不悅。而生祖之母。爲曾祖母魏。悅之。八歲延師。僅辯句讀。十二歲。曾祖母薨。祖卽將朕與父入禁。篝佛燈。日夜苦讀。禁十六年。朕二十八歲。尙未報生焉。崇禎二年二月。父爲叔鳩。朕誓報仇。賴有司之持公。天啓心於祖考。請於烈廟。奉勅准封。本年十二月十二日。祖考亦薨。朕乃奉藩。五年六月初二日。受封。九年六月初一日。請覲。七月初一日。報仇。二十日。請勤王。八月初一日起行。十一日。見部咨。寇梗回國。十一月二十一日。奉降遷之命。責朕以越關擅斃。十年三月二十二日。到鳳陽高牆。五月。大病。中宮割股。十二年。朱大典請宥。十四年。韓贊周請宥。十六年。路振飛請宥。更切。十七年二月十三日。奉旨該部卽與議覆。而有三月十九日之事。不及全受先帝之

恩矣。痛哉。今朕四十四歲。共分四節。一節二十八歲。爲家難。二節自二十八歲十二月至三十五歲。爲治國。七年十一月奉譴。三十六歲至四十三歲八月。皆高牆囚禁八年事。爲三節。四節則上年至今年事也。

禮部尙書翰林院學士黃道周。至自衢州。上歡然。卽日。召對便殿。談恢復事宜。稱旨。譽之曰。真朕中興名相也。隨卽拜大學士。入閣贊助機務。

永定土寇王叔光。王中慶。王鳳來。竊發。

時因南京國變。劣生叔光等。遂集亡命數千。往攻大埔等縣。回屯錦風窰地方。去城三十里而陣。又聞武平失守。勢益鴟張。知縣徐可久。練鄉勇。嚴保甲。用間設奇。直搗其巢。擒斬二百。餘黨解散。叔光僅以身免。

汀州大旱。斗米三錢。

勅下閣部大臣。及府州縣各官屬。凡有清字。俱去其點。概用青字。

以清國號大清。上不特惡其人。亦且不欲見其字。雪恥復仇之意。於茲可見。

廣東大埔縣。流賊萬人。攻圍永定縣。七日。以知縣徐可久有備。乃引去。勅禁各關兵將。毋得放逆。輔馬士英入關。

士英在金陵。賣官納賄。顛倒賢奸。三尺童子。咸唾罵。清至金陵。奉聖安駕同行。勢逼不能顧。棄之。又奉慈禧太后之杭。杭人不容。勢逼又棄去。獨擁輜重。與部下將士數千。奔逃各處。方國安。朱大典。咸數其誤國之罪。而驅逐之。聞今上卽位。閩海。又謀入關。平彘侯鄭芝龍。素與士英善。以其不卽降清。而亟亟求太祖子孫而立之。一念可嘉。上下其議於廟堂。議云。士英蠹國債師。禍延宗社。擅權納賄。怨結生靈。眷私兵以致寇。爲凶暴於國門。擁天子以出居。遂賣君於中道。繇昔言之。誤我聖安皇帝。誤我慈禧太后。蒙塵播遷。罪在天下。當爲天下之所共誅。繇今言之。不奉隆武之朔。不請藁街之辜。矯虔狼戾。罪在興朝。當爲興朝之所共討。今江右有馬兵象兵。皆云滇南遺孽。湖東有惠登相金聲桓。亦舊與奸輔關通。士英若能圖功自贖。以黔人收滇兵。爲功甚易。以馬兵收衆賊。奏效非難。倘有桑榆之勳。略

寬銜楸之路。亦諸臣所以曲體天心。弘開法網者也。上以爲然。故行文於各關。凜奉確遵。

以李世奇爲左春坊左庶子。賴垓爲右春坊右庶子。俱兼翰林院待講。十二日。召對永勝。伯鄭彩於便殿。

以唐王某爲監國。鄧王某爲協守。改都察院爲唐王府。察院爲鄧王府。命工部造御前令箭三十枝。備親征用。

親征駕出芋江。以父老遮道懇留。不得已復返乘輿。

議者咸爲國家之失。在此一著。蓋江浙二省。仰望王師。急如拯溺救焚。遲出關一日。則人心一日瓦解。惜哉。

特設儲賢館。以蘇觀生爲翰林院學士。專理其事。

皇上求賢若渴之念。始見於此。雖館中考課無虛日。而砥砭似玉。魚目混珠。所收者多羊質虎皮。可慨也。

殺貪酷浦城知縣施燾。

中有羅織之故兼以問官挾
隨送至極刑或有冤之者

以副總兵施福守崇安關。

十九日廣寇攻破武平。

時城南西街猶在演戲。有奸細打口號三聲。賊遂攻入。百姓自相踐踏而死者。不計其數。

江西廣信府永豐縣原任大理寺左少卿詹兆恆。上饒縣原任廣西南甯府知府楊聞中。上賀表推戴。溫旨答之。

二十二日。以大學士黃道周。聯絡江西。救徽援衢。

按輔臣海內人望。衆所皈依。清節忠猷。天下無兩。當其抗疏責楊嗣昌時。已挾兩間正氣。惜朝廷未大用之。茲雖有推戴之功。宵小用權。議論多舛。未能一日身安廟堂之上。適江西義旅響應。故有是命。雖所以重之。實思所以去之也。輔臣慨然自任。曰。立君以救民。吾之素志如是。今皇上親征在卽。分道而進。滅奴

復仇。機會難失。我爲大臣。甯惜以身先之。庶人心有知。不至泄泄也。當時兵餉缺乏。僅辦一月之糧而往。欲藉輔臣重望。鼓舞天下有心豪傑。識者早知時勢之難。一出必不復返矣。

加鴻臚寺序班趙士超兵部職方司主事。赴黃輔臣軍前監紀。

士超字玄卿。閩縣人。祖榮。正統初。薦授中書。英宗北狩。兩使沙漠。歷任工部尙書。復以討曹賊功。廕一子。世襲。實世懷忠義之心者。士超雖爲諸生。夙有才幹。輔臣一見。深相器重。故特疏薦之。士超見兵餉寡少。遂傾餘橐得千金。募壯士百餘人。偕行。其父璧。官防海參戎。極力贊成。不違其志。亦足嘉也。

八月。

初一日。命工部所頒元殿樂器。如式造用。限十五日完奏。工部尙書鄭瑄上言。樂器繁多。錢糧缺乏。閩南匠拙。難以猝辦。乞照冊立親征儀仗三分之一內。酌用其一。以仰體皇上擢節德意。勅從之。

初二日。天壇齋宮享殿。擇吉上樑。

初四日。頒新刻皇明祖訓及御製登極親征監國三詔於各郡王鎮國將軍以上。賜白金十兩。

初五日。令天興府鑄戶部十三司印信。

重鑄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之印。

原重七十七兩。該司職專錢糧。印務繁多。篆文用久。朦糊失真。故命禮部重鑄。多一兩四錢五分。

初六日。命中書頒勅書一道。旗牌八面於前軍都督府左都督鄭芝豹。

命禮部頒祖訓五十七本於內閣六部科道諸臣。務令熟記遵行。俾聖謨遠播遐邇。再新一統河山。始不負朕恭刻祖訓之至意。

按大學士林欲楫等謝表。有云。聖祖開天。方策軼鼎彝之重。神孫繼統。羹牆憑琬琰之垂。用孝作忠。昭哉嗣服。以守作創。允矣中興。恭惟皇帝陛下天符握赤。

聖略凝玄。煉五色石而補鼇巔。白水啓宛城之駕。起半壁天以息龍火。黃衣耀
閩海之祥。世統上纘高皇。併道統亦同一揆。治法遠紹開代。卽心法可以萬年。
刻成祖訓一書。遍賜臣工百職。或治內。或制外。篇篇葢笈琅函。若緯武。若經文。
字字禹圖軒鼎。宣威布德。自宮禁以逮彛蠻。杜漸防微。由藩封而及政府。煌煌
大冊。曄曄宏謨。九重方且率祖以攸行。多士亦用秉文而覲德。此真凝輿朝之
永命。而肇一統之洪庥者也。臣等念切憲章。身慚文獻。圖呈金鏡。欲勒貞觀政
要之編。名企玉書。竊陋汾水大風之製。伏願聖不自聖。新又日新。因時制宜。聲
爲律而身爲度。德意忘象。口成文而筆成書。則訓行且遍臣民。而顯承益光謨
烈矣。云云。

勅錦衣衛堂上官。國家新創。禁門啓閉。一以更定漏盡爲期。朝日。大臣許帶三人。小
臣許帶一人。其直科抄疏諸臣。許各帶十人。鐘鳴之時。俱於午門外伺候。如有青
衣小帽。雜於班聯之後。或借用僭戴冠帽者。卽行拏究。各官護短爭執者。并究。各

官應帶牙牌。工部察究。

勅工部修理殿後垣牆低缺處。以肅清禁地。

賜靖口伯黃蜚銀印。

時浙江塘報。蜚在湖州。屢破逆寇。故以五軍府印未合式。卽改造賜之。文曰靖口伯印。

發恤民庫銀三百兩。再鑄隨征六部都察院印七顆。著中書分頒。換回舊印。

初八日。丁祭。先期命太常寺卿曹學佺。詣文廟供辦陳設各項事宜。恭進祝版。候填御名。至期遣大學士行禮。

通政司左通政周汝璣。恭進二祖聖容。暨勳臣文人眞像。溫旨答之。

秋八月戊子。禮部請例應致祭於大社大稷。異壇同壇。大社以后土勾龍氏配。大稷以后稷氏配。太常寺恭進祝版。親填御名。祝文曰。嗣天子某敢昭告於大社之神。大稷之神。惟神贊輔皇祇。發生嘉穀。粒我蒸民。萬世永賴。時當仲秋。禮嚴報謝。謹

以玉帛牲牲粢盛庶品。備茲瘞祭。以后土勾龍氏后稷配。神其尙饗。

一樂章。迎神廣和之曲。

予惟土穀兮造化力爲民主命兮當報崇民歌且舞兮朝雍雍備筵率職兮候迓迎想神之來兮祥風生欽當稽首朝

年豐初獻壽和之曲。

予將玉帛兮獻徽衷初辭醴薦兮民福陰功亞獻豫和之曲。今予

樂舞兮再捧觴願神昭格兮軍民康恩必穆穆兮豐洋洋感恩厚兮拜祥光

終獻熙和之曲。

粗陳徵禮兮神喜將瓊然絲竹兮樂舞福願祥普降

率土兮靈安康送神安和之曲。

遙瞻稽首兮去何方民福留兮時雨揚望瘞時

和之曲。

捧肴羞兮詣壘方鳴鑿率舞兮聲鏘時以大雨故。只具翼善冠服。宮中

遙拜。命定清侯鄭鴻逵恭行攝代於外。

太常寺奉聖諭於宮門設鼓。一如遇祭期。鳴鼓三通。以示諸臣齊集排班。

欽天監恭擇十八日丁酉。與聖誕壬寅乙巳丙申丙申。丁與己合。乙丙丁相會爲日。

月星三奇。照耀大明之象。允宜聖駕親征。大張九伐。

著禮科給事中陳履貞去郊外。親迎平彝侯鄭芝龍。問其途中勞苦。准休沐一日。卽

來勤政殿召對。

命禮部造承旨發行科部條記一顆。與錦衣衛正千戶世加一級承旨房辦事張鳴鳳。

蓋以發本承旨。慎密所宜。本記原不足用也。

以兵部右侍郎唐顯悅協理戎政。給以勅諭關防。欽天監奏進隆武新曆。勅下禮部速刻頒行。

舊例以二月進曆。十月頒朔。

惠州流賊袁王總。殘破武平上杭二邑。檄平彝侯標下將官黃延等。領官兵二千八百名。前往協剿。仍勅撫臣劉柱國。相機調度。毋致蔓延。事平之日。破格酬功。

十一日。原太子少保禮部尙書翁正春孫男。進伊祖所藏國朝實錄一部。自高皇帝起至穆宗莊皇帝止。計一十二朝。

上御門親餞太子太師肅虜伯黃斌卿。授以印劍旗牌勅書。復賜以銀幣。

一時文武羅列郊外餞送。軍容整肅。觀者夾道。復御製詩送之。曰。朕今伸大義。卿

任董恢征。寸心達聖祖。一德壯神京。將廉天地祐。恩遍事功成。終始封勞報。君臣共治平。如此隆眷。一時罕比。信矣君能將將。不知將何如將兵也。

按勅書有云。一統不全。卽朕不孝。三吳未復。卽卿不忠。盼望我孝陵。羹牆如見。可憐我百姓。湯火曷歸。其所以期望於斌卿者至矣。又按斌卿候餞午門時。定清侯鄭鴻逵。解所束玉帶贈之。不負君父。不負朋友者。其在斯乎。

差官齎欽褒銀牌勅書。一賞泉州府推官張若羲。一賞福甯州知州徐丙晉。發手勅與吳松江縣生員孫久中。往訪舊漕撫督路振飛。

按詔內第十二款。有守困恩官路振飛。訪察莫遇。日夜思念。非僅一時豆粥麥飯之感。故久中以昔曾聞其寓於洞庭。蹤跡可據。願往訪之。

汀州府瘟疫盛行。又值兵荒。詔道臣府臣撫恤之。

十二日。上命錦衣衛堂上僉書陳績。選大漢將軍二十人。以備郊天大禮用。月給米三石。紅盔紅甲快靴服色銅金瓜鎚儀仗。俱著工部製造。

十三日。冊立皇后曾氏。

詔曰。朕惟乾坤合德。風化之方圓攸在。日月麗體。生物之健順斯彰。自古君必立后。所以承祖廟。裕後昆。建極於萬方者也。朕賴文武臣民。不忘我高皇聖澤。勸進紹統中興。於前閏六月二十七日卯時。卽皇帝位於天興府南郊。恭卽祭告祖宗。謚唐國高曾祖考四代。親上洪號後。卽於是日謹遵祖制。欽命朕元妃曾氏爲皇后於宮中。顧念時事。倥傯。冊寶冠服未備。同朕登極之日。僅加中宮之稱。然立后大典。朕亦何敢草率而行。於是申令禮部。爰稽舊章。擇吉日於今日辰時。朕親御冕袞。祭告天地祖宗。御殿遣差勳輔大臣平彞侯鄭芝龍。持節定清侯鄭鴻逵。內閣輔臣蘇觀生。朱繼祚。各捧冊寶冠服。立元妃曾氏爲皇后。卽於是日。追封后父江西南昌府府學廩膳生員曾文彥。爲吉水伯。后母何氏。爲吉水伯夫人。皇后自十九齡。作配朕躬。荷蒙毅宗皇帝。於崇禎五年六月初三日。遣官陽武侯薛濂。兵科左給事中許世蓋。持節捧冊寶。封朕爲唐王。封皇后爲王妃。同日拜命。十餘年。

皇后忠謹貞淑。與朕同善修行。朕性時有過剛。皇后婉贊。補益弘多。至同困苦八年。割股再延朕命。皇后之賢。遠不愧高曹向孟。近無忝於孝慈祖后。朕今恭承天序。明運中興。朕爲天下報祖之君父。皇后爲天下忠君之母儀。朕託內助於法宮。併示懿範於億兆。傳不云乎。陰陽和而雨澤降。夫婦和而家道成。大臣其明敷五教。播訓三從。四海同臻。王化萬國。共仰王風。華彝隨唱。稱朕意焉。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十四日。百官進賀中宮表。

百官命婦。進賀中宮。司禮監著內臣禮官引進。在行宮外。候皇上到鳳輝堂升座。請旨。乃允進宮。於內勤政殿。依序行一拜三叩頭禮。名曰拜殿。才到內太和殿。朝見中宮。一品二品賜宴。三品賜茶。四品以下免侍。

命擬齋捧遠差恩命官銜十四員。吏兵二部照銜速當題授。

賜平彝侯鄭芝龍長子成功。姓朱氏。以駙馬體統行事。

下邵武府知府吳文煒推官朱健於獄。

初。上未至閩。建昌警報危疑。朱吳移家眷出署後。彼此不和。互相揭出。上以其爲守土之官。不能安輯訛言。反至倡亂。罪不可原。吳殺而朱絞。

廣信府知府解立敬碎牌拒敵。鉛山縣典史周寅生死守孤城。咸有勞績。加級銜以寵異之。

謚榆林僉事郭應響爲忠烈。再贈太常卿。附祠西郊二周忠烈祠。

勅禮部造靖彜伯印一顆。賜方國安。

追謚學士陶安爲文端。少卿李習爲忠恪。

從內閣中書舍人陶光翔之請也。

午時。勤政殿召對澹溪王并諸子及奉新王四姪。

議行保甲法。

閩縣一百零八鋪。侯官一百三十二鋪。令各家自備利器。以戒不虞。并互察奸宄。

逐鋪換補柵隘。十家設一儲水具。以防火患。張肯堂爲巡撫時。嘗行是法。茲再重申之也。

給監軍兵科給事中陳履貞旗牌敕書。

工部營繕司造寶蠡一座。中繡文曰。天子之命。

敕上游撫臣吳春枝。速移駐邵武。以確探虔中消息。

時傳虔撫李永茂。先具一舟。搬移家眷。暫住粵東境內。且與軍民不能相安。訛橫日聞。宣言賊至之日。返戈相向。閣臣林欲楫。朱繼祚。蘇觀生。密以爲言。令吏戶兵工四部會議虔事。吏部尙書張肯堂。上疏救之。尋得溫旨。

著文昌王府教授葉人龍。齎榜文往浙直等處。便道曉諭。仍錫以欽差職銜。

令兵部馬上差官。星夜催永勝伯鄭彩來。作速督兵赴虔。萬不可刻緩。

上時議由漳州出南

贛以抵江右

欽口部劄。准如數給與永勝伯鄭彩部下將官。大小共計九十員名。

台州府魯藩。不受詔。相見陳兵。

敕諭錦衣衛。衛有軍有尉。軍則其中先選旗尉二千五百名。爲擊捧鹵簿。所謂王之爪牙。務要人人精壯。其衣帽俱察照兩京制度。併分中前後左右五所。每所五百名。每所設正副千戶二員。每百名設管事百戶一員。候差百戶三員。其南北鎮將撫等官。定清侯察照兩京全設定制條奏。鄭芝豹挑選四千名。督練成一勁旅。名曰錦衣衛禁軍。凡朕親祭壇廟一切出郊達遠近。分守宮城等處。督捕更分作五營。每營八百。設正亞營將指揮二員。設千戶四員。每員管軍二百。百戶八員。每員管軍一百。再另定名目曰大管旗。每旗管五十名。又曰小管旗。每旗管二十五名。五名中立一伍長。以次統率。總於鄭芝豹。鄭廣英督陳佐練之官。該衛捕官及十堂專管。止任旗尉之事。其禁軍四千。止令於各堂官行屬禮。惟有錦衣衛印官。則兼管錦衣軍尉。其佐練之官。則又管軍不管尉也。其五營。名曰禁衣衛天武中前後左右營。每營正將給與關防。正千戶給與條記。其文曰。錦衣天武中等營關防。

曰錦衣天武中等營一威二威以至八威等條記。一百戶之軍。名之曰一威。旗尉千戶。亦併給與關防。其禮部造關防。自隆武元年八月初三日起。亦定天地人三字號。天字號關防。文武一品二品用之。寬一寸五分。長四寸六分。厚一寸。文用鳳頭直柱紐。武用獅頭直柱紐。紐長四寸。地字號關防。紐長三寸五分。文武三品四品用之。寬二寸。長四寸。厚八分。文用如意頭直柱紐。武用劍頭直柱紐。人字號關防。文武五品六品用之。文用圓頭直紐。武用方頭直紐。寬一寸六分。長三寸五分。厚六分。紐長三寸。自七品以下。則俱止許給條記。條記之式。亦分天地人三等。每等紐子及長闊厚。俱比關防遞減二分。此後禮部鑄造。永爲定規。著爲令。大小文武內外衙門。切切欽遵。有踰尺寸分者。定以違制論罪。

派衛軍守禁城七門。西南二門緊要處。各派七十五名。東北二門。各派六十二名。井樓湯水部三門。各派六十名。每門各設一百戶督之。而以中左右三衛指揮。輪季統轄。務令晝夜嚴防。至不時察覈巡視。委之巡城御史。如國初差御史給事中往

來巡視例。

徽州紳衿起義師禦清。都司林棟請督自練鄉兵五百名往援。其弟同知林貞奉旨提兵援徽。亦見急難。近聞徽郡有金聲等軍聲已振。林棟所募鄉勇果否精壯。著兵部察實。議給糧餉衣仗。

勅諭肅虜伯黃斌卿。君臣孚信若真。則在近有如父子天倫之喜。在遠更有舉目身遇之感。卿今遠出。朕亦必取卿之親人。近朕左右。功成帶礪茅土之是酬。乃先朝應與之恩廕。而不與卿乎。卿兩弟准卽借襲金吾。卿子二人。朕爲改與欽名。長曰世爵。次曰世勳。以兆卿家世世昌盛。爲我中興世臣之意。

按斌卿。莆人。先以倭功叨世廕。旋以水師戰功。又叨世廕。茲賜上方劍。令統水師。八月初二。從福甯出甯紹金衢等處。合兵進剿。恢復南都。因其懇請移廕。故有此諭。

勅汀州副總兵陳秀。援南贛建昌。加兵二千五百名。以汀庫現在銀一萬兩。准給陳

秀召募。務令兵精餉節。以益金湯。

檄參將周之藩領兵一千五百名。卽日到汀受事。進勦武平。

加陳秀總兵官。督鎮江西。仍從定清侯。差官催郭燾速到。准以原銜加一級。與陳秀協勦。

給勅書一道。旗牌八面。與掛口海將軍印。左都督陳豹。

豹時鎮漳泉興汀惠潮六府。戮力行間。非此無以重事權。而聯臂指。蓋定清侯鄭鴻逵爲之口口也。

以兵科給事中張家玉。監永勝伯鄭彩軍。復命兵部多發劄付。以爲家玉鼓舞人才之用。不宜吝。亦不宜濫。濫則人視之太輕。弊且有甚於吝。真煌煌天語也。

二十八日。先發御營右先鋒永勝伯鄭彩。統領大兵。繇杉關接應虔撫。收拾撫建等處。爲恢復要著。以彰天討。

時益藩潰圍而出。因象兵之口。恬不知怪。建昌遂爲賊有。南豐廣昌亦獻策投

降。撫臣具疏認罪。且言楚督何騰蛟集兵三十萬。拓地數千里。已至荆岳。憐臣夙昔之交。聯絡之義。以見地見兵待陛下之用。然陛下之所以用騰蛟者。必由建贛始達星沙。若不急出勁兵。救還建贛。爲通達湘楚之路。使賊得襲二郡而據之。則騰蛟隔在異域。卽有強兵壯馬。廣地豐糧。聲教不及。何由爲陛下用乎。一絲千鈞。所關極重。惟勿以臣言之瀆。遂棄天下之重也。故決意師出杉關。

派定執駕官員三十名。仍令工部多添石青翠色於天層上。始稱翠華之名。

疑缺

原任巡撫鎮常蘇松沿海地方督理糧餉。贊理靖虜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楊文驄慶賀表。有云。一人有慶。新開一統之祥。八郡無疆。大普八紘之瑞。正直隆華之伊始。甯云劫運之方終。慶洽華彝。歡騰朝野。蓋自統肇神堯。必以陶唐爲祖。功開神禹。還從明德興基。淮水戈橫。寶劍直開新日月。滁陽鞭指。鐵衣重換舊江山。掃電轟雷。當年奏捷。櫛風沐雨。屢世辛勤。三百年德澤在人心。比於商周。咸謂

過矣。十三宗太阿繇己手。賢於堯舜。不亦遠乎。兵農禮樂。本朝之軌。則實詳。內外華彝。大明之疆界自整。時當末季。邊防撤而胡馬渡。彼陰山。禍至近郊。朝政濁而蛇虺噬乎上國。抱有君無臣之痛。三策何人。深出主入奴之悲。兩京胥賊。王綱掃地。帝統在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乘乾御宇。撥亂救民。萬載瞻依。兆協白水真人之地。六龍驂服。祥起赤符。帝子之靈。日生滄海。浴玻璃。九萬里而神龍出。雲幙武夷。開錦繡。五百年而王者興。地裂天崩。翻聖水。幾至於六宇無民。雲興霞蔚。過錢塘。因之而八方得主。克勤克儉。大禹之無間然。至孝至仁。周文之有敬止。似三犁俟清彙穴。向北揮鞭。如百川爭赴谷王。在東立極。黃龍痛飲。腥羶掃淨。比周武王之甲子。更自昭明。白鳳鳴岐。肅穆重臨。想漢光武之乙酉。於今爲烈。臣質本駑駘之賤。謬司虎豹之關。然志本報韓。子房之椎未墜。奈天不祚漢。曹沫之恥空存。念此膝一屈不復伸。敢斬賊頭南走越。雖寸心旣枯猶不死。願隨馬足北吞胡。况春從天上。袞衣曾錫翠雲裘。香自日邊。瓊食共分青玉案。當茲彌天負罪。賴龍文待

以不死之科。若使隨地自全。俾羊裘得遂再生之日。感極而十行俱下。喜深而五體齊捐。伏願乾坤再造。水犀百萬下蛟門。南北並收。羆虎一聲還鳳闕。采薇作誦。慶中國之有聖人。天保興歌。卽外彙知戴天子。卜年卜世。從茲爲有道之長。永福永康。自此賀無窮之歷矣。云云。

思文大紀卷之二終